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雜上府流二

上拓都官明堂圖書　　無為子楊次公

某聞大禮廢非至聖莫之興大禮興非鉅賢莫之述明堂之禮甚天下之大禮乎明以出政教幽以交神靈根萌于黃帝唐虞敷枝于夏商周華葉于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翦伐于五代數堙于今天下前日大禮廢非至聖莫之興者此之謂也然而朝廷林數臣子億万舉知大禮之興鮮能述所能之禮惟閤下既能知之又能述之作為詩頌奏露天子若夫造化之工張列三辰羅布萬物以文飾天地未足狀其功也秋江夜濤春山曉雷浩浩轟轟奔震乎絕未足狀其詞氣也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圜丘六奏感徹太極未足狀其音容也神仙之府嶽瀆之藏鳥積金玉淵聚珠貝未足狀其富學也是以揮動旒冕特詔

褒頒以藏之於太史氏千萬載後為世盛事前曰大禮典非鉅賢莫之述者此之謂也其於衣裡埃閒見察盛閣下詞學敢望之乎二者不敢有望於閣下於閣下之功固不敢有所望也然而以膽壯筋衰不甘無求故搜歷代明堂之制于經經不足以及於傳傳不足以及于史其文雖得其象亂莫見乃索文而求象据於象而為圖圖成而其篇二十歷代之制敢謂十得其八九矣其有辨枝義矣世所不從則略而不取其功以不自揣縮速從山林敢投獻于門下者非徒然也欲乞閣下政餘賜覽損益若終以足其心竊閣下不以寒賤為拙而從之則異日國家建明堂訪古制其進所圖併復畀備矣非獨為寒賤之光抑亦使當世知閣下風化之致焉

上楊屯田書　李直講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有唐天下再二十世明皇文治之盛也而燕公佐之宋有天下今數十年真宗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

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二公既沒
而均損從偽隕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
何哉愚以為至忠大節抑散與正王家所賴人鬼所信惟文公
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況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
為儒有學術立官多政績蓋如孔子之後而生伋文中子之後而
生勃宜乎士大夫服膺之弗暇也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漫
遊每聽高義前年冬龍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求力且言
執事監郡留意講學從今見之屬以鄙惡多故辭裝不早及其
至彼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
於長者為歎羈旅之心悔恨多矣昨者還鄉切聞車騎有惠茲
土且以水陸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畊所願謹正衣冠來
伏賓館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業未敢
自陳若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深愧畏不宣再拜

上梅直講聖俞書　　王學士補之

某三十年前已聞執事以詩名天下既又聞執事喜談兵更注孫子十三篇行於天下切謂作詩者託物興事撫畧今古遊採而切喻微辭而曲暢撫摩鎔鑄紐絡璣組綴精放神窮耗日月士之純靜寬疎者之所能也用兵者身馳而膽激目怒而眥裂氣力乘金石機智妙神鬼摩而進之則隳潰城邑傾倒山岳俛仰之間耳此士之壯烈豪肆者之所能也二者之趣不同而執事乃能兩任之則知執事但未履天下之大任耳任之大則其才之可施計復有大於此者矣夫才可以施於大者天下之士肯徒其為而欲見之況其亦也哉況幸出其門下者哉某汲汲然為孔子之言者有年矣然為之雖久而自料其得未足以適於用方將置万事於意外而涵游道藝之途畜師友之間浩然終吾身而已矣不幸生事之貧而養不足於親食不足於族人故不能自重於進取驅於祿利勉從於郷里之舉以至於禮部

之試伏遇天子詔歐陽諸公尸其升黜而執事實貢先後之不圖
固陋之名亦與在奏名夫由今之法以取士而士也果奏在第
一亦奚足道況如某者上去第一由百餘人茲不足道也然某
南方鄙人一日徒步至京師而效其空文輒中程式因緣於此
遂得以外之祿以及其老之親無託之族人終釋貧窶之憾若
蓋執事亦與有力焉則掛之口出自閤下而一謝盛德蓋不足
媿又況因得親執事之才而有所矜式乎用是進見之禮茲不
可已也故書其所志并雜文十篇以獻伏惟特賜詳覽焉

上杭州教官書　　濟北先生

某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亦急仕之意天子與
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倡和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
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舉而賦斂輕禮義行
而刑罰正天下已治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
引手而去接輿聃迹以及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

布衣韋帶樵漁農吏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猶可發之言

而施於政有可見之功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

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然而思有以治之則爭

相奮厲攷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君挾長技以遊王門以

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

獲安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死能人也故人不

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為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

士大夫不知為此者將以趁時勢而功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

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為養高之術而晉其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

無與治者甚可鄙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室號仕途捷徑

則其失隱者之風為益遠矣夫君子非因為隱亦非因為不隱

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為高世三代而降世事多

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為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因隱為

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

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風而復三代之故使公以問治咨賢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若雲翔風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盖其昔遊於齊楚之郊見夫無廛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無能之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弃者何以異哉某淮北鄙人也生十年而斈斈九年矣嘗自謂本出於有為之世而恥媮昔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游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為措置而稍稍自飾以求去鄙野之容切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辨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斈者故某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為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為不自弃而已不識閤下以為如何夫沒世而无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有取焉可也

上張博士書

王臺王公

賞不佞平居讀書好觀前代盛衰之迹以考驗人才之得失嘗以謂三代既衰至春秋之間先王之澤雖竭而其風猶在智巧方出而忠厚未衰故人知自重不苟於時而披患解紛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自兩漢以來士始失其所守奔競進取靡所不至故人才卑弱不足與有為而豪傑特立之士不以名利自嬰忠義激切諫動天下與來世者亦無幾也蓋賢者之才固不苟於用則亦不苟於忘善觀人才者其未用也因其所養而知其才之所能及其既用也因其所為而知其才之所自發縣之重人特行道之一旅耳觀其所言雖賢人何以遠過而伯宗請見之不可其名不可得而知其身不可得而祿其中必有所得也此所謂因其所養而知其才之所能也魯之謀逐季氏世子家子之諫因已大過於人從君以出而以附君為罪及歸不及境待國相并寇儆雖與之立君為政不從也言行甚厚讀之令人感激

耶涉此所謂因其所為而知其才之所自也後世操行不軌專
私富貴採好惡而立言行因輕重而制俯仰邪諂佞媚甚於婦
人女子風俗衰敗忠義彫落天下因之亦以不競韓安國當時
所謂國器而遺蚡以進知王恢之謀為非而卒將以從之蓋自
惜其才不忍其廢也故其後陵夷而以憂死谷永當時所謂名
儒而黨為以顯雖指陳乘輿譏斥帷幄卒為帝所薄無補於世
漢之人才如此故天下終移於外戚王叔文得幸東宮柳宗元
等相與倡譽以為伊周復出結為死友僥幸一時劉栖楚李逢
吉之黨也能望初得進士第出入栖楚門下刺取事機無不得
美官唐之人才如此故天下卒敗於朋黨嘗觀數子其始皆欲
急用其才而嗜進不已終至於乱天下不可不畏也嗟夫非有
高世之才安能顧義自靜不為輕合苟容以偷取一朝之逸樂
耶其於事則又忠竭誠不恤其它而業功立名有益於世恭惟
閤下之為人其器遠大其性溫厚其行方正士大夫傾心而慕

願學者一而莫之得意其揚歷紫微結綬金馬議論人主之前而增朝廷之威重致此不難也閤下乃獨塊然自守不求聞知雖諸公貴人爭欲致之出門下而終不肯少貶以進此古所謂豪傑特立之士不肯輕用其才欲有所待而後有為也貴孝先他長而貫識君子之所存願嘗其閤下之風來京師數年方學為世俗之文以投眾人之所好自惟鄙賤不果進見而受性介直與物多忤非大君子孰容而進之恐或畏縮而不自立也貴雖不肖亦嘗有志焉進退惟命

上黃魯直書　　王臺王公

貴嘗聞古之君子立於天下而卓然有所不可及者非其文章之工事業之傳也在於深達性命之情而不失其所樂而已且人之生也天地不足以極其大日月不足以並其明鬼神不足以併其變若是其盛者性也非形也形者特吾之性所寓以為用者故形雖有變而性實無窮自未始有物以至於今其來固

已久矣夫知性之廣於天下則死生不足為之閒榮名厚祿亦
我何有焉此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往
而不樂丗之所以不能遠大者不知性之重則輕生而養形知
形之不能久則必冒進苟容以偷取一時之樂此其所以異也
昔白居易與元稹俱有名而稹附宦貴得宰相士論鄙薄而居
易終不阿附全節自高故居易賢於元稹韓退之尚柳子厚俱
有名而子厚附麗匪人一僨不復而退之操行勁正鯁言見所
忌故退之賢於子厚由此觀之君子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可知
矣賁自少讀書聞今天下有東坡先生者其為人如白居易韓
退之之徒而又有黃公者與之遊讀其文想其所為疑其為天
人不可得而見也比年游京師而東坡遂謫海公亦謫居東蜀
而一時之士方且僥幸進取無所不至賁獨於衆人中侃侃然
無所得而歸故思見君子而不忘焉明公坐廢數年其文益放
肆而自得貴厚而無怨非深達性命之情而不失其性所樂者

敢塵於此伏惟坐進此道以聽物之去來賞所以得詢斯言頗見於下執事也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明公扁舟入西蜀士大夫聞風而來者屨滿户外公將朝暮取其尤使獲承下風賞雖不肖試仰首一鳴如賜矜容不勝幸甚

上黄魯直書　劉侍郎

某七八歲知讀書十二三學為文稍壯粗有知識聞往時有歐陽文忠公其文章行義為一代宗師恨後生晚出不能及其時其後聞有蘇東坡黄魯直又有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者從之遊四海九州之人想聞其風采以為此古孟軻韓愈之徒出相師友士之生斯世者皆幸也某方累於科舉為俗學所困自度不能造見於諸公之間雖與之並世然不得與之共斯樂也頃承學士先生至此某聞之方食不覺投匕箸走而立仰天歎息以謂昔之諸公散在万里外今將復合為一而黄學士先生

今獲親見之矣豈天獨以斯文遺某耶遂喜躍奮厲[illegible]書覬見伏念蜀人稟賦怯懦而近世士氣尤不振故胸中勃勃之氣鬱不舉衝于心而出于口輙以書獻左右意其必以狂直獲罪而先生教誨開諭丁寧切至掃其塵土餘習而告之以道德之歸復承賜以書覧文詞筆畫如夜光連城輝映懷袖手披目覧且驚且愕其乎居時論先生之文如龍文百斛古鼎以尊尖盡吾有至求後雖有作者無復以加方欲洗濯磨治操觚於先生之門請問作文之關紐而先生乃謙虛退託下及於庸陋讀之面熱汗下不能自定因知大賢君子論者前世若合符節理不誣矣某愚且賤雖不能窺溟渤之津涯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伏承以黃霸夏侯勝為說伏以先生之道義文章方黃霸而某之才不及夏侯勝遠甚然古之君子責已厚而取名廉故天下誦其美而不厭豈意某之愚得聞君子之大道於今日哉幸甚

上張朝議書　九峰先生

元老開立天下之能事而成矣天下之大功者天下之奇才也天下固有奇才而徘徊卑位閒散而不得施者矣未有小才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敗者也今夫仁與義可以勉而為術與業亦可以學而至至於才則各有高庳小大終其身而不可移譬之木曲直脩短各遂其所以受於天者以致其用彼用者亦因之耳豈夫天下有奇才委之以重任而不憂亂之以至難而不亂納之於至變之地而不自以為勞彼其所以受之於天者甚厚而其所以設施者甚大也若是者求之稠人廣衆中拔百而得一其下有小才者或曉達吏方或通明世務或能辦簿書獄訟或善計財賄有之然工於此者或拙於彼也若是者求之稠人廣衆之中拔十而得五又其才有不才者兼人情昧物理敗成事暗目前試之百官有司之事無一而可若是者拔十而得十矣夫不才者既無出輙敗事不足取而小才[illegible]有可用或未知為國之大方則夫尤可取以為任事功而無敗者其惟奇才乎伏

惟執事器博而識高學醇而守正風節厲而行治純壹可以與於奇才矣元老非敢為佞以求悅於左右姑以所見聞而觀之則誠有不可欺者焉何則士之為小官者莫不務為曲折奇礼以取悅於大吏當公事有所建白則進唯而退雖惟大吏之聽況敢辨可否而直乎吏之為開封掾屬者莫不上畏其尹之責而下掣肘於胥吏之姦萃居往往受教於尹之而事不得出諸己委其事於胥吏而聽其所為猶懼不免焉執事自為小官則已能爭可否而直於大吏之前而趨於其為開封屬也措置精緻甚閑而不亂上不為尹之所屈下不為胥吏之所欺而外不疲於聽察之間自下車至今未踰月而政敵翕然幾可以舉上此其才誠有以大過人者夫任而至二千石亦可以少行其志耳而執事憂之則為未大其才盡惟立天下之能事成天下之大功然後足以宜之何者吾才不止於此而已也元老不敢天資樸拙無所可用如前所謂不才者然獨好求天下之奇才

而皆附之今世執事出牧此邦而元老也率以屬吏日趨走於下風切自以為得所歸矣夫才之高卑事之大小既不可以勉而為學而至而元老猶有求於執事何哉孟子曰才也養不才蓋司才者正不才者之所恃以為養也是以不自安其不肖願有謂於左右惟執事與孟子無異意觀其才之可養與否而進退之

書

師友問答一

上趙先生書　　徂徠先生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之迹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記序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詞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虫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元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工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諧和而已彫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

詞深厚矣今之文何其衰乎王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
而斯文寖衰寖壞寖變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
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敎好時俗習尚積深積漸非
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拜於其間崛然而起將无革之者乎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習俗尚綺靡流風文体卑弱
氣質衰敝猶未足以鼓舞万物敷明六合建章武皇帝負叡載斟
之姿懷唐虞之才卓然起立於兩雄之上武功旣定海內刮流
剔瑕蕩穢坤表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躍韓吏部
愈應期會而生挈獨夫萬俗首以古道正已乃以空桑雲和千
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千万人間欲人耳慣所驟
唯鄭衛淫濫之聲忽然間有太古之上无爲之世雅頌正始之
音恍惚迷昧如聾聵如失明有驚而返走者有疑而却畏者有
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无窮休奚而喜奇而驟隨
而和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

天下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子亦皆叶贊附會能窮神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日万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昺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殆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務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務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毫筆窮山刃不模刻其文字佈于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之者雖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判依儷駢文詞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隋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

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夫下靡然向風浸以成俗吁無変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変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紀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無与讓先生識与天地相際接乎孫古今縕與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与才爰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判不能得居廟堂之下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皆不虛生也厥道存於億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辞異教亂壞扶顛持危當楬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並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為率鄭李觀其徒

倡乎上，介等和乎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又安知不能勝茲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寔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也有勦文裁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切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幸甚。

寄上蘇學士瞻書

清虛居士

某啓：違闊數日，殊不瞻顧，伏惟起居如昨，尊候万福。其尖方數歲時，侍先大夫側，聞有客謁者，必刺來，先大夫改容致敬以進客

退而謂子弟曰此蘇子瞻也某時群兒嬉戲指點闚于戶屏間從旁見其偉丈夫不知先大夫之所謂也加之十年後見公于先大夫坐上知其若不可及然默以自謂吾年尚少俟其壯也何有於蘇子其後遇公于陳謁公于徐會公于宋年加長而智識漸具始知公真不可及矣尤切自謂曰是豈能異於我哉吾學之不富力之不勤是而已勉強而思索焉既在賓州人事疎遠得暇務以讀書學文章意其異日庶幾乎升堂焉而已矣今爲公語凡晝夕十有九頗識公之毫髮學問信乎聽之在前忽然破覆復擊之若捫杖其尤而摸之而愚且懵終未有以發明者及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至于論文章一字一音莫不詳許然及去舟中凡書啟取韓文子以公所教詳而詠繹之似乎有所得矣未敢爲是也然自知有進於曩昔者矣頗念相從將相見必把酒酒到即從酌酌則究敷暢戲雜以世俗之談不及從事議論文章問此故別恨不能已也古之人所以猶來明而自送文

汲汲于求師者豈徒然哉今日遂至國門會有大故未有出京期再見不可約引領馳向如水逝矣不舍晝夜今當將其有志於斯矣勤以見教誨人不倦孔孟之事也可不勉哉昔問日相遠于方爲道自重

上東坡論君子小人進用書　賢節先生

恭審上膺聖眷寵遷樞密伏惟慶自明公和鸞綴豈道鄭天子夫天下莫不以未務政柄爲恨皆曰國家雖奕世太平然而治不可忽今災異或降而耕稼不時盜賊或作而郡縣多務尚有未臣之夏虜甚有抗礼之敵人兵益驕而權益重官益冗而吏益姦財賦之入非不衆也而國常不足於財法令之吏非不多也而民反困於勢一夫不獲古所憂也今日未服於賑恤者多賢或遺古所歎也今日未及於進用者衆且其名物職于有司豈非所謂禮者蕩而民未嘗被其仁儀其典徒奏于淸宮豈非所謂樂者壞而民未嘗耳聞其和不若使明公爲天子論道於

決宮出揔百揆於政事堂以講明此等事使天下均受其澤則又愈於內相之任也有識之士莫不以此望於明公而某獨不然某以謂即日舉步台司與刑除吾又何難耶然某深所望者既還侍從入居君側明燭小人使上聞正言見正事而善成乎所習此其為大也某亦嘗妄論天下之勢何世而無君子何世而無小人惟天子任用何如耳君子之顯也則達君之聰助君之明使小人深藏退縮不見其迹如妖狐孽鼠得晝自伏而自如苟小人進而無君子以正之則使人君如女人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矣天下國家幾何而不淪胥以敗乎故魏鄭公李德裕之言未嘗不再三於此也某每于考往監不免乎廢書而歎切見自古小人之言易順而其進也常易君子之言易逆而其進也常難所以易於進者豈有它哉大抵揣摩迎合不顧宗廟社稷一切務便安而已君子則禍福毀譽一信於默定之命而吾之所以事君者惟正直之德故也今夫臨義而思其險利害既

戰於胷中雖未發於行事而其心已貳者此真小人也君子之
意以謂彼既自其則不忠於心矣不忠於心則何所往而不敢
至於發爲事業吐爲言語凡以欺而罔君者豈可得哉此其進
所以常難也雖然君子之於仕爲身計則難然爲國家計則不
可以難而廢也國死君辱安能畢其不敢盡言之諸請以吾
宋之事明之往昔仁宗皇帝有爲之時天下殆於乂安孜孜求
治方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權倖小人皆所不便遂乃造作
姦惡熒惑聖聰亦相与辯日是非啓心開悟者類范文正公与
二三大臣有正直之德故也方其始也范相初貶饒州稍徙於
濶而造謗者復在以事上亟命罝之嶺南自文正之貶而朋黨
之論遂起杜公富公韓忠獻公相繼罷去歐陽永叔程大琳亦
以抗疏論列而逆上心及于美役訴郡人有一網打尽之言當
是時自非諸公不敢少衰其志相而同心以圖扶持王室則小
人之衆豈不將顛覆大厦乎今日之盛使聖子神孫益隆基業者

肖頼我仁祖聖明俯同日月之光深思忠義之賜也今主上叡
哲神聖出自天縱承六世之業當春秋鼎盛之時方將慨然願
治銳意有爲顧治則急於用人有爲則務旨者進否非正直之
士如范文正公之徒以佐佐聖化則安可得耶伏自明公踐揚
顯位于今四十年李陵聖域其廣大精微者某何得而知之然
天下有公議皆謂天地之正氣昔莪爲漢高祖斬蛇劍良大尉
擊賊勿今皆獨歸於明公故閤下稟正直之德而獨立不群也
夫民至愚而神合之則智名公既得此聲及於會摟間則所謂今
世之君子斷可知矣今歸還潛藥夫其意者乃使侍於華首玉
堂留以諫助吾君上有爲於天下恭當拭目傾耳以俟君子之所
爲也噫明公既負正直之德矣莫無紳鳴珮儀形万物之所指
爲人君適治之表使庸匪之人望之而不敢親比固賢者素所
願亦平心之所望者抑此世其寒苦顚頓方耕嘅嘅之下切幸
國家有正直之士而[illegible]踐賤私喜於心此其所以不敢爲親

戚之私慶而深同天下之賀也不勝賀抃之至

上顏寬論治解士風書　　賢然先生

恭審與奉制書入參大政伏惟稱慶茲者執事得時而得位其不特爲親戚之私慶而爲天下之公賀也何以言之執事歷任三朝今主上憂勤庶政起執事於幽閑之中傾心以聽責成太平則國士之報宜厚於衆人矣伏見先帝願治一十九年之用心今日國論一更張執事皆備見親覩之固不待天下之士妄有所獻也雖然親戚之私徒賀不足以盡意致賀不可以無詞必某不免乎妄有所建矣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雖唐虞之際猶以人才爲難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則爲國家者必賴人才而後治也治及後世漢唐之治固不足爲今日道矣然姑借漢唐而言之西漢之盛固嘗以經術作人才矣自公孫洪之進希世用事可否必持兩端使人主自擇稚圭谷永之徒習以成風反覆不肯揣合時變一主意不容於時况賢者乎然則崇

經術所以勉之以道也士學於經術而勁正之節不立焉因循
風靡不能自持則非所益於知道也當時之士反不如曹參之
於蕭相國何哉切嘗思之今者方自附專門之學本非自得因
以發其良資所謂至道之真儒善夫之見也彼蕭何曹參雖不
本無術然器識宏遠得於固有故其自知甚明自信甚篤以成
其規臨[illegible]善後之君子不可不深明於此也眷我本朝教
育涵濡累先帝純以經術作新天下其意至厚也切觀近者務喜
揣合之論有道之世豈容若稚夫俗求之徒習成揣合之風乎
出有方士僞爲白金而畀之以銅俗謂之鬪做之金也近時以
來行徭役而以免役兼之行經義而以詩賦兼之既知將役經
義爲不可離何不純而行之豈非鬪做之法耶以此類推所謂
務喜揣合之論也無乃上累太母保佑之勤天子繼述之孝乎
執事將司公議必已深明乎此輩云揣合之風則誚曹之勤不
足注焉此其所以爲天下之公賀者一也若夫學之盛固當以經

良而賊人材矣自牛僧孺之進排斥時政務結李氏之怨八關
十六子爭以成風又分而爲注訓焉搢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
然則尊賢良所以勉之以忠也士進於賢良而朋黨之患遂成
焉如左右佩劒彼此相笑則非所望於爲忠也當時之士反不如
郭子儀之於李光弼何哉藉嘗患之士大夫方執異同互相詆
訐所謂公心之大臣蓋未之見也彼子儀光弼雖進於武士然
皆釋去私讎以急公家故能同心協謀克復王室後之君子不
可不深明乎此也恭我本朝任賢去邪以底熙洽之盛至仁宗
時明去賢一不肖之論先帝納忠獎諫德至渥也切觀近者務喜
排擊之論清明之朝嘗容若八關十六子之徒爭成排擊之風
乎祖宗深仁大德罪疑從輕未嘗以言罪人況夫平居詩文之
疑似如告訐蔡新州者耶以此類推所謂務喜排擊之論也無
乃使朝廷政刑失舉之生兩宮之疑乎執事審訂公議亦已深
明乎此革去揣合之風則郭李之功不足進焉此其所以爲天

下之公賀者一也區區懷此久矣惟執事察其言因得其肺腑焉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今日天子方當不言之際則執政大臣代天理物者也猶之元氣行於混茫之中何嘗有心於亭毒哉苟惟達而無私然後成天下之大和動有所偏決異作矣勉進大勳以福四海尚祈茂對大時爲國自重朝命脊倚寔天下之所同願也不宣

與東坡學士書　　賢鄭先生

即日伏審擇關自適之餘不復備言萬訓否公當斯時方將欲懷負藏盤道同濟則若書古言之事其未當閣及是也雖然切願有叩於左右夫聖道東海也公之文四瀆也浩浩乎渾渾乎其源之來長深而無雜則是有得於孟子之將涵空萬頃穿行洲中其氣之雄深自然有得於子長之奇千里一灣万里一折而無苟御亦放之思曉煙夕月四時脩潤澤之景而無揚摧鄴若之癖至於會百家之異流經緯天下澤及万物雖支疏灌溉

亦足以趣豐年而其用卒歸於仲尼之意故能卓然明道去邪
說之亂真也自元豐來先帝患之章陋甚幸公投檄扶衰黄冕
蔡張輩從而和之士方向悟而又變取士之法委其門人也君
子愛人之心必有以教之使審是而知其歸則丐求善誘之言
今不可懈謹繕寫近所為文一編附獻非敢以為文也藉為求
教之資而已万里尺書遠意難盡引企誨語澡雪以冀不宣

與楊中立先生書　陳了翁

德齒之論出於謙誨益增尚仰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生乎其先若世不師焉則後之可畏者鮮矣故人不
可以無師而師不可以好為好為若情也情不可以不正易之
師曰貞王也孟子曰樂則生矣故未樂不可以言生不貞不可
以為師樂簞瓢憂饑溺其生一也易地皆然然乎其貞兩幾貞
則剝貞文敦戎復而射之非人其可乎仁者人也先生之為人
方樂而未嘗憂其藏也不可慢顯其所晦獲可必也後生初無

安可昧此某欲以是徧警之衆吾之短耳某昔也勤憂其身進
一不知止先生分别遡閈以易其過愚不肖者初執所是不能自
易而先生以一言長易之切謂某等輩若未得見當學易於大
君子之門而况於卑賤之士乎先生以爲如何鄭宋相去數千
里無由會面臨風悵然

上横渠先生書一　芸閣先生

某啟近得伏見門墻累日侍坐雖君子愛人無隱賜教諄諄然
以不敏之資初進大學恐不克奉承以負師訓拜違而來夙夜
聳懼屬塗恒擾擾且日初始還敝邑踰月之久不獲上問當在
矜照

上横渠先生書二　芸閣先生

其稽顙再拜前日伏哭大傅之殯雖得見于次以衆然親喪荊
克叙吊至于敷陳執紼又不與事誠心痛恨殆不勝言拜違未
幾奄朔日不審與某感慟氣力何似某還舍執喪苟且如昨不

願念鄙每見先生衰羸至隱不獨系於私抑亦某雖不得苟與聞爲反求諸心猶不能測先生者豈文豈易勝我去聖既沒道有所在雖廢興有命亦當天下同憂敢祈郎擲自重以慰士望不勝區區之願謹奉疏不大

上横渠先生書二　芸閣先生

某啓天道性命之微承學亦久嘗以所聞反求所自得自謂無足疑者方將勉學存養之道而已屢蒙待問發意以求亦未之得雖然彌堅豈能遽進大懼學不加勉未見所疑惟先生見愛之深敢望略舉問端使之詳對則疑否可見煩瀆視聽不勝之至

與胡先生書　李直講

覯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道曾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敎誨而亦常往來每知動靜俗衰禮壞用力者鮮先生奮潰叫呼手提古道以攻障末流使東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覯於先生幽卑德薄然亦所望

心何嘗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雖屢詠歎咀味其與學之不高融之不疾也苟有聞見敢不盡竭於左右以僉獻者為會以覊放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間所以副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所著文為惠者喜而讀讀而疑謂非先生之筆或者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區區切觀原禮篇曰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圈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耳民之於後縱肆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去去翩不敢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為讎敵寧背從直而從之哉民之於礼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者何歎君為節之勢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為功師欲以為名命之曰儀敬不安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唯禮為能順人情豈嘗勉強之哉人之生也莫不要

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礼莫不畜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礼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爲夫婦之礼爭則思安患則待救然後爲君臣之禮孺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爲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爲之學礼死者必哀之然後爲之喪礼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爲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爲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爲鄉飲酒之禮凡此之類雖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其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莫之懲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人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辜爲離散向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略如此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名尊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雅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爲罪辜爲離散窮苦愁怨靡可振起是謂獸之

於圓鳥之於細魚之於沼也而先生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
豈不善濱孔以変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蚊豕如蟲蛆
何不恋之甚也宰洪恩之萬　愚言可取則願告予不知禮者
曰無近次圓汝有山藪無從於細沼者有雅翔無入於沼汝有江
湖云耳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宜以聖君賢師若司
命焉文覲送程令序序言令之縣令不得其人而其末一句乃
曰與家君有代夜之契知是則尊公亦今之縣令耳蓋文之大
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願少稱述不然
則削此一句以存有隱无犯之義甚善某非好辯者願先生之
文學者所信一有玷欲爲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
千萬自愛某月某日盱江李某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

書

師友問答二　　孫莘老先生

上蘇子瞻書

庭堅再拜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抵補郡輒上課有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願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愚陋是已无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不敢得望履綦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

之風緜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䝿會閣下開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辱訓答使有若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肯承賢孔固有數似不當然此未推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安敢取焉豈非閣下之謙弟留素處顯何時不可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一章贈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古爲我出出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壽夫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猶冷失宜不審何如伏惟以道自重

上鄭子瞻書二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蒼空不絲伏

嘅尚可堪况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旲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予豢所以敢不任其數求負我者而不得也且聞蘇坐東坡公酐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丁雲安得一見之耶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敏仰欽仰公擇至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以鈎明遠但因來不多猶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筍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願若落筆思得伸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行道一致神明相之

寄蘇子由書　　豫章先生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凡二十餘年矣官守堯蘖一州輒數歲近元祭封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成猪而樂易多致曲以遂直欲親

之不可媟狎疏之不能忘雖形迹闊踈而平生欣慕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俗於享方羊塵垢之外樸拙无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裁万全良藥使錮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避不勝事劇陸沉簿領中故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聊因過賓高安行李以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鄙率職不怠疲壓喧資合者第所良以自慰近得與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不自量非禅轍承請左右敢聞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无覩踈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弱於此勿固閉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後不知聆方何如強飯自重

寄蘇子由書三　豫章先生

流落七年家思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二弟二子
子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嬾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備
劉靜叔來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鄭重伏審夏冬寒奈
台候安佳閤眷咸畢福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
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况乎庇之情平生師
友之地荼毒割剝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皆有所立而
季子文字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壽欲
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
祈見先階承教臨書懷仰

上蘇子由書　　豫章先生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隕涕石刻得二
丈論撰燕識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敢
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万一不用書則用家學古篆所
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庭堅三兩日卽整舟下巴陵出陸

至雙井六日亦至即令家弟書寫券畢至湖州諸一月末可役承迎小子相與右宗奉議之以家廟記感激感激

與大蘇書

宛丘先生

昨日辭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始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由是凡疑於吳為十二而不數吳者切謂攷之吳比諸国見於春秋最晚曾成六年吾吳壽夢元年始見於表然吳已有國十余世矣遷不自共和而敘年為諸國一槩者故吳世家太伯至壽夢立自太伯以上皆不著即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太伯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為十二國自共和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建故止謂十二國其序自謂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譜耳而遷不於吳為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遂遷

而退矣何也考其本末理以旗蹟不審定是否使後來教

與大蘇書　　宛丘先生

昨日蒙教賜下情感激唐六臣傳前略得聞教誨復嘗見許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以有抑揚矣无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者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舉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无臣梁之理汝雖有死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无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未必盡可以取孫比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其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尤為无害但立名標卷似不難耳若魯春秋中必若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此亦小小不至者不嘗反覆致論姑欲受教耳

見明道先生書　　龜山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切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

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單見未能灼知古人大躰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要抑斷行者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才素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舛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循以澌滅至而有孔子者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猶設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儕師之所由之盛師之過商之一介又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遺言餘行有後世儒者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旦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才皆不逮古耶徒以妄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校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莫非禮樂之間則其舉豈不易致邪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致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縱橫曲折皆莫知所之非有
道引其前雖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
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其嘗悲夫世之人自敝其學
不求有道者從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從此以
謝官至京師於邢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
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
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
此區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
供灑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答伊川先生書論西銘　同前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
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
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
盡最親切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

孔孟豈有此哉盖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盖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言推明其用与之並行庶乎學者体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者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上蘇公書　　後山居士

師道啓歲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未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不違闊不能不動念宜益去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

別至其遲莫數更離合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皆日畏
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
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若豈酣於富貴而
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
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以久而後知誠如來
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
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
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但試咸
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无弃人巧智之士亦非可弃
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
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遠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
死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趨以衛身也
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

耳勢在而不須言真不須耶未爽偏廢不容為生靈膏肓之實邪
之可也常歎息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
不審閤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
奉劾文虞候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過慮所
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
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為
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
而不肯耶此取勝之道也近世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
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
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牟
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遇
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
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莫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
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憑婦攘臂

下車取衆人之一役耶切謂閣下必不肯此而寧一陳之以効
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廷重惜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蘇公書　濟北先生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
服冠劒而坐廟堂握圖形而臨海縣所以登御万物役使群動
者有道而窮岩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濯閉口
而不仕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孝于常学務別
于途鄉飲時祭動變獻酬之容不闕於堂而家熟鼓瑟琴磬
鼓之聲不去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晋秦
狄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
德礼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困
處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鶩猶悖之
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宬莊周誕放之言往行
而自大尊礼法刑名以為賢而為有御韓非義冠博帶高談孚

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詞隱語滑稽不窮其浪迹若高其豪舉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東結駟東奔西馳而使天下兵不得合臨萬乘帶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使一時之危而為荊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潰裂止其極矣而秦漢已哉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地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饒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西交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埔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捷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鬭楚接吳越之封雜荊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待其餘鄒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

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后可以
服天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后可以望天下之化鄙下布衣最
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轍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尚風而
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横身當轍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
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
閣下而何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
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頴脫而出者相望
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畧
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吴也吴人固已有蹈抽臚於末流望
冠蓋於後塵君使閣下必借之以兒獲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
喜會翕然奮哉故其材猷首為吴人慶而以為天下有望於閣下而
化者慶也某不佞亦壯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
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吴而某亦待親從宦於吴也故
願蹈吴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加書而

私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礴俯僂於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陳其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句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同前

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承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與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鄙野不喜学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尊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縟而蕩然忘反入楚而爲楚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使生十五知讀閤下書閤下蓋嘗自謂学出於孟子矣至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道之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蹄之本而小得於食稿之蚓乘瀇漭之流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何知始某不能識閤下之心而切觀其爲文奧衍畫敢汲旁肆博數

或陰陽出入鬼神㥬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歸伏而俯仰而思
怳乎若目覩之所常聞而未晤每晤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
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覩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窮其晝晦搖川
覆谷蹶木鼓屋忘其坡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喧之留止雨
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胷次千態
万變不可殫極而要以縈紆曲折亞貫于理然後知閣下之所
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士方且爭雄鬬妍自立門戶則雖有
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識閣下之心舒而博
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趍也市
之所趍利之所聚也其誠欲有求於名耶則今王公大人高門
轟簪躍馬峩冠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叅謁而乞靚
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陶猗之大賈滇蜀之
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死所爭乃獨伥伥然欲
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無而願師其言名數涉於將吏而足

洞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其之獨何爲哉夫冠鷄佩豭之由貨殖游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趣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訖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然發憤思附青雲之士者豈虛言也哉不安功業者於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彌現拔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爲何則蓋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耶有人焉其李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爲枯骨之无用也而終已潔誠以求出於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肯何說以拒之耶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齋則其猶將升堂擊一木而叩焉

及第謝旅人　同前

抵何龍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貧困之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在從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大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既日久矣吾日

莽途潦倒行而逆施之禍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致
貿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骨不
爲蓋禍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強仕家困自此在門下二
年所習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
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習慵惰不能作業念所以奉親
夕束書薄游爲朝夕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既
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
夫豈得已禍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甚拳拳之心言不
能數惟門下裁擇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第二百一

書

師友問答三

與雷夏卿令書

某嘗讀易至敘卦曰旅人無所容則受之以巽[illegible]說貌以取容於世也斯亦古聖人垂權道於後代矣若乃獨以為不然也夫子歷聘七十二國餓陳畏匡是亦旅人窮蹶之極者耳遜害之外詎聞苟容至於對魯公俎豆又得為巽哉今之學夫子之道者得不思迹其行效其文走天地間亦今世之旅人也然未始不抱耿介之節投倜儻之士雖窮且躓弗渝于心何哉苟以權豪為利儒雅為戲酒載迭餌幣帛交贄憧憧往來非富即貴如此者雖朝奴其顏暮婢其膝以異於彼彼其納故其弗納也明矣苟以道德為心仁義為友短褐無媿藜羹其甘匪直匪賢不締其分如此者雖恃其聲抗其節以干于彼其拒

歟其弗拒也又明矣是知爲旅人者在乎道不在乎異其抱道
自勵介然獨居向非履古人行爲君子儒類拔萃豪傑涤仁義
者苟過門必唾而去詎肯與以取媚哉未知明公以其爲何人
也明公在江表時奮衣于明主陳利指害排姦斥邪據彈糾
之司爲邦國之準正辭直氣聞于四方國之將亡先見其昧天
之所廢力不足支全身亂邦變跡外邑彼塞門汎湖者豈獨美
於前世耶今來宰百里之邑食五斗之米非足以伸明公之壯
圖展明公之大志也國家戎功已平則蜀從而可取是以將求
衡權之草築太平之基明公又得以宏略偉才復用於世然後
攻訐得喪斟羅股肱致一人於堯舜躋兆民於富壽是以明公
屈于危邦而伸於聖代也其爲兒童時孰知明公所根者滔滔
大江天限南北耳滿聲譽目遥清塵祈來岐路二舍門墻數仞
命駕之心朝夕孳孳是敢攝採蘭之役冒暑而來所謂抱耿介
之節抜倜儻之士其在今日哉納之拒之係明公念謹以舊文

寸卷隨書上獻視事之暇尤賜省覽爲幸不宣某再拜

與富監丞書　　晏元獻公

去歲連得鄆中書并劉夢得崔晉撰宗師諸石記尤慰傾想所論韓柳獨孤權劉之文甚善僕爲郡以來簿書刑訟之外益得暇閱古人集自謂粗得其要今試言之古人云名者天下之公器也某少時聞群進士盛稱韓柳詫然未測其端洎入館閣則當時儒賢方習聲律飾歌頌謂韓柳之迂滯靡然向風獨立不暇自歷二府罷辭職乃得探究經誥稱量百家然後知韓柳之獲高名爲不誣矣迩來研誦未嘗釋手若乃扶道垂教剗除異端以經常爲己任死而無悔則韓子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詞比事爲工也如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轢三古下籠百氏極万變而不譁會衆流而有歸適然沛然横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純正高雅傈然無雜乃得與之齊名耳必也兼該泛博鬬騖奮放則非柳之敵況他人哉獨孤權

劉或及其門或升其堂未可以造室也然後之學者但常揭觴
鑽仰就之所安不必索求強摸寫失其天質譬言之工書鍾王衛索
歐虞褚薛雖法相師慕及其成功未嘗酷似豈不然乎近獲夢
得文數篇以所寄零路記校之即已有者崔巨之郎公遺愛碑
比禹廟記真所不迨然往聞者宿言孫漢公嘗云有唐中葉之
人雖名不著者比之五代國初之文亦頗爲優此誠知言宗師之
作乃好古之過矣安有是哉安有是哉其他條具日面盡其述

與柳宜論文書　　夏文莊公

某嘗聞之於師曰文章盛于三代先聖刊爲六經春秋之外則
戰國策國語迨於史漢詩書之後則荀孟尊仁義之流離騷振
章句之秀兩漢去聖猶近故文壯而氣雅魏晉世態滋弊故詞
奇而理疎由齊梁而降格調輕靡李唐龍興世有良士雖体不
諧古而氣梗文潤其後國政陵遲文亦旋弱五代之乱幾不墜一
地然則文体沿革各存大略記言載事必簡而不誣脩辭措意

必典而無雜以諸子則削楊墨之迹談正經則取緯候之說刻碑碣則紀事而述功銘鼎盂則因器以垂戒賦頌而婉麗語豈壯詩清而遠依采當峻論議則酌于庸以折理序傳則約史策而記述美符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語重而体宏歌詠言近而音遠寓標義以為勸設道以為懲使忠信立于其前規戒揭于其後然則可以謂之文矣故其常伏膺斯說以為近于述作今得執事陶情帰道一集伏而讀之始恨其師授体裁未至何則執事之文辭采飛動聽之甚近而忽然復遠滂淪混潑若江海之張瀰瀁瀁煒燁若花卉之彩貴見之者望其波濤羨其升堂而猶不暇其誰能知其何以使之然哉故後進者欲師之範之而不能及昏某不知何以奉教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魏公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所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

疑及閔尹氏姪子辨列則皆其累之疑者於是釋然而無所恨而
喜尹氏有人矣其美其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
曰師魯平生節行當留請歐陽永叔与相知者為文字垂于不朽
師魯舉手叩頭曰尽矣其復何言某又嘗捧師魯言以為天下
相知之深者无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謂書若
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求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
狀与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
之意果奇不朽邪之翰果尽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
有經濟之才生不得尽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
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
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
掩抑楊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詳之乎夫生則賣
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
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

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鎭江南
潰必已難安陸顔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遞使詳見妖
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
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矣天下忠義之
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寄尹師魯書　　蔡端明

某頓首上師魯書十二兄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爲
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敢傳者畏死而毀尤可哀也
初朝廷褒傳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於是浮謗興焉請得追
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褒功以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
有所從出得之官微但爲其部者遍進狼顧委積於勢安
能制迫諸將哉借使与謀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
免保寵自安者乎然談者囂囂徒以私智称度無所依据
莫之闢也及鄙生還家造舒㣲故見公方以西事爲念称歎

沒者之忠節因言耿傳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沒袁乃知傳之所以死者明白光稜也道中作耿諫議傳敘書一通寓于歐陽永叔此袁帰示師則見者多矣是非或系焉然袁所以云云者非特耿傳之誘抑亦為忠義倡也雖群非死媿況有是焉者邪近閱師魯書悃忠辨誣二文其辨誣一節為傳甚也雖未得一二善以觀而推跡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與耿傳同事西鄙相得甚厚不宜作文以辨蓋類夫私与者袁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至也以嫌為避硜硜者之為也誠而弭私也者不以親踈置於其間唯其公而已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踈者不知而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魯居喪河南時嘗為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為人有智勇敢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文漸劘之今者奮然惟義之迪而死焉不避褒以是自效於知耿君為未至也嗟乎体節殊処適以招毀甚哉世之人莫肯

樵夫者也唐安祿山之亂顏杲卿陷賊支解中橋至死罵賊不休而小說者以杲卿前巳向賊既而悔之就令杲卿始向而終悔何為仇賊之堅如此万万無是杲卿忠烈貫于幽明而惡之無窮而好事者加誣之亦何擇人也觀古之人遭誣常為之痛憤況親識其人而審其故得不為之動心也頃見師魯為取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今錄其傳以往增補之並辯誣篇還以為貺幸甚

與尹書記第一書　　六一居士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候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舡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長者有礼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閒一百一十程纔至荊

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覓曾作書留僧處否及來此間無人去去
郢止兩程耳書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曾過郢州
計今在郢久矣師曾催歸否不問可知所渴欲聞者別後安否家人
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昔昔所遊往往有親舊
弼通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文開與陵有
米麴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甚賴耶
日因緣轉通作庭遂始竟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耶師學問中言
疑僧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頭今而思之自
決不復疑此然師書又去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
蓋已知其非君子數乎極憤而切至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固
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
僧又云非志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
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
見吾輩作此事十手齊門之婦亦相驚為怪交口譏之不知此事

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事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之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与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後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与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直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

又醫言畢亦有被服者然或傷逆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斷醫相別自言益慎戒無飲酒此事須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尿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慎以懲役中將懶慢矣夷陵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郢白頭故定以往來秋熟矣千萬保重不宣某頓首

與尹書記第二書

某頓首自荆州得君兄書後曩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七五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不到闕門

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
蓋是進不務要者多若今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躰自可存之小説不足以累正史
數月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
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
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
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
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
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
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
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
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去

答吳充秀才書　同前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自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

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无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沛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而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

與石推官書　六一居士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嘗若書之忘足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書日尚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而時人相接尤寡而言書者无日不聞若幸使不識舟上之人則公操之美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舊故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

情耳若聞如足下之云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以不相見為歉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兄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耳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為可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僕之贅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討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問乎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僕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吾足之人或有称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為世之庸人不合耳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

事世所以爲異者欲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之言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獨爲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脩頓首

與陳希亮書　　富文忠公

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秦封故事始文爲辭以質其事由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言暢而辭蒼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藴旁貽時弊森森焉明白其文章之偉欲使謂僕異

將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然以有疑僕臨
當貴不能守初節乃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无報足下試聽之
夫書籍所載古聖賢所行之道必未有不深其本而敗其末隱
其源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源隱則其流遠此聖賢術
作之大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詳其源惟示流是習
是故不見聖賢之心所存剽文未盡末流之去險近淺謬僞爲
小人謂讀書身不爲人專爲己也於是以爵位爲榮身之具而忘乎
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尚有未能榮肥其身
者則又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于斯乃
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貽後世之譏而不顧也僕謂市
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屑爲而彼人者洋洋自爲計之
得已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使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源不到
聖賢用心處輒不止到之然後止亦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天地生人于其閒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爲君長者貴不能獨

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既和天下元氣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是知古之聖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君與爲佐者亦不爲己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万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矣夫爲君者尚不肆不得自娛樂爲佐者反得以爵祿楙肥其身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黨附惡爲市販爲奴隸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假乎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于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其負書哉亦以所載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于僕而丕言之又疑而易之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爲何等物處之設君相誤處僕將持所學教將之未治吾吾子君與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爲富貴者眞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能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亟棄富貴不啻脫屣墜甑遝吾貧賤

著書最樂道且安能傳之最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後何若而教吾之節哉僕之性迂其節且謂如日月著于天萬物植于地日月可隕萬物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死其節斑死僕也若是必未至為文辭足下評之所不辨劍收劍歷函消俐器尚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日僅見閫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紓僕想望之心

與張之翰書　同前

向蒙足下以所著兩篇躡門見寵詩賦箴銘論議甚健幸來弦目蟋蛩盈耳二復研味略不見疵珏筆力遒茂信文辭之戈矛蝌異日足下持是以與群進士戰且捕之以勇則何往不克也多賀多賀文先以長賤為導辭謙禮謹若見公卿大人意謂彌足以獵我之說游聲於士大夫之耳彌庸固凡近不甚為聞者所許茲何足以堪之今夫耳目名食顯祿者孜孜於上希聲一發聲響是有應足下不遠數百里自浦津跋涉高奔僕於洛決以

求賓興嘗不於彼而猥屬於鄉所謂假視於盲而問塗於迷者也
其有偉乎散出於西古天子之都疆時大率為輔郡夫文章聲
教源於京師然後漫散四出雖邊鄙之地亦久而蒙潤況為輔
郡者又易於浸漬也故漢唐之際關中文士往往為天下表自
汴為京師而走淮江荊浙甌閩西至關隴秦蜀皆不減數千里
而關猶差近也以來南方之文日盛若不與王國相遠今有
位及在貢籍以文學得名者責其人多去淮江荊浙甌閩也自
關而西則無聞焉何文風不競以至是乎豈淺於京師文物所
罕及邪夫不使西之人有文邪人有利鈍邪鄉里敢知也足下
世仕于茲有志於學就西人求其比蓋鮮矣苟孜孜匪懈日漸
日日漸則與南方之文又更越之矣難哉西人之文不振久矣
嗚乎足下其振之可不求而得勉旃勉旃使東南專美於時弼既
厭衰斷有封樹之勢聊復一二遲面方悉弼頓首

與范景仁書　司馬温公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疏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其實何人明主以為耳目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宮事為官其又何以默而已乎某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大夫以傳之其向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當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坐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墜意填溝壑不拔之甚則其退就鼎鑊如蒙赫赦此某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凡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矣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某之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関聖聽則其所言是邪

當采而行之非邪當誅治其罪豈宥宜加弃置曾不誰何此必
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有或遺不得上通也古之人
有奏疏而焚其槀者蓋為言已可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而為己功
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槀則與不言何異哉某用是中夜起
坐徬徨怕惵切思當今朝廷諫諍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
又周旋日久知其委悉者惟景仁而已某之言不因景仁以自
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某之言傳于明主
天下固莫得也某於是輒取所上奏槀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察
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
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
美之業及乞取某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舍可矜可
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懣嘿而無所告
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某

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宸閣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某皆在景仁某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執以感悟明主成至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耳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某之幸也

與王介甫書　　司馬温公

某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某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某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

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某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无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无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

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用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
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
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
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
之以不如礼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
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
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
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
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
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
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戸出
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
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
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

書曰民不靜亦唯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志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无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无過未嘗无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

疏諂諛曰規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皆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无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悟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无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

疲神勞慮无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亦用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某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朋黨辨於私室不少降志氣視斧鉞鼎鑊无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礼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駡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寛容如

此而介甫拒諫乃尔死乃不足於怨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其所謂自信者太厚也其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无不觀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尽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取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意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尽变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矻矻然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

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丕弃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国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尒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尽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某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實者切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

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季主冊二諭意然後乃出視事
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
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是不便詰責使之
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
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
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竊爲介甫不取也某近蒙聖恩
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
者不可以不報故輙敢申明去歲之令推當今之急務乞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
甫爲心未肯俯從某忿恚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
動靜取舍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
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
危惟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无
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害

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
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矣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已
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
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
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
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
友之義其取之捨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
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
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
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
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
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
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
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

何搆為国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其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止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罷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唯俟命而已

與介甫書二　同前

某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以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譴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以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其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其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見錢役錢又言利者見

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膏血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其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顧毋罪歲而已感茲而言重有業業負罪甚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同前

其皇恐再拜重辱示諭苦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百變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尽变舊守以為新奇也耳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切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為先務乎今日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彊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為不少矣彼

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且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勸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之言而獨行已志也某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某惶恐再拜

與祖擇之書

臨川先生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其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不能誖耶故書之策而善被而引之天下

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致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書者也皆聖人也易也則皆然某生十年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深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嘗或挾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擿逌陋摩非敢謂之文也乃有執事欲収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